

長江有愛

汪笨湖

第一位赴大陸寫作的台灣作家

三年前 在東京
他，與她偶然邂逅了
她住長江頭 他却住在長江流不到的地方
三年後的今天
他懷著一顆忐忑的心 飛上雲端
溯著長江 覓著那長髮飄逸的川娃兒
找尋他的不悔之愛……

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長江有愛

汪笨湖著

定價110元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SITAK PUBLISHING & BOOK CORP.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-3・(02)7172226・(02)7135736

FAX: (02)7176097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：蕭雄淋（北辰著作權事務所）

印刷者：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9 4 1 6 3 9 2

中華民國77年2月第1版第1刷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不可翻印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公司郵購：劃撥帳號0017944—1（希代書版）

＜本書有著作權及版權，不可出租，若經查獲，將訴諸法律＞

走過十里洋場的上海

走過南京

走過洞庭

那蜿蜒的長江呵

她的盡頭

有我永世不悔的愛

自序

汪笨湖

三十三歲以前，我作夢也沒想到我會成爲一個文藝創作者，就跟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坐牢一樣……

三年多以前，我仍然是個成功的貿易商人，生活優裕而風光，順遂得使我深信自己是個聰明人。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一夕之間就因爲財務周轉困難而身陷囹圄，也因而失去了事業、財富、朋友、親人——一切安身立命的根據。於是，在萬念俱灰之下，我將心中的苦悶與獄中的見聞，化爲筆下一個個的故事，完成

了「落山風」及「颺」兩本書。

票據刑法的廢除，使我的身心獲得了完全的重生；但自由卻使我一時陷入茫然之中：景物依舊、人事已非，天地之大，何處是我棲身之所？

幾經思量，我決定赴日投靠友人；正當此時，政府宣佈開放大陸探親，三年前在東京邂逅的一位大陸女子，那傳統的中國女子形象，頓時在我腦中浮現，一股莫名的引力不斷牽扯着我，而那夢中的故國鄉園更似朝着我招手。就這樣，我取道東京，展開了數千里路的大陸之旅。

唯有真正到過大陸的人，才能體會大陸之大，那是一片充滿生命的土地，走過北平、走過西安，也走過三峽，眼前展現的竟是一頁頁歷史風華，教我內心悸動得難以平復，那種感覺是我從

來未領略過的潛在的民族情感。

在旅途中，我除了找到那神往中的溫婉女子，也與許多當地的作家及藝文界人士交換意見及心得，試圖透視共黨神秘的面紗。

當我剛從大陸回來，決定執筆寫出「長江有愛」時，許多認識我的、不認識我的人，都帶着好奇而又懷疑的神色問我：「你的故事是不是真的？」

是不是真的？當年曹雪芹曾為太虛幻境掛上了一副匾額：

「假作真來真亦假，

無爲有處有還無。」

這一句話，便道盡了人世中的情境，真真假假、虛虛實實，各人只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真實的人生已然如此

，小說祇是人生片段的縮影，它的真假虛實，又何必太過認真？

目錄

自序／汪笨湖／5

夜航 ● 金陵／11

三年來，他時常憶起東京的晤面，是有緣，才會一個從大陸，一個自台灣，兩人到東京邂逅了。

尋愛 ● 北京／21

舉目秋色，盡是瑟黃黃冷淅淅的凄美，山形崢嶸使他內心更為激動……………

春芽 ● 西安／69

夜深了，街上的行人倍覺稀少，夜氣稀薄，霜寒露重，他倆相擁走了一段路……

夏艷 ● 成都 / 111

他打開窗戶，急急俯視大門外大馬路，急欲尋找向真的踪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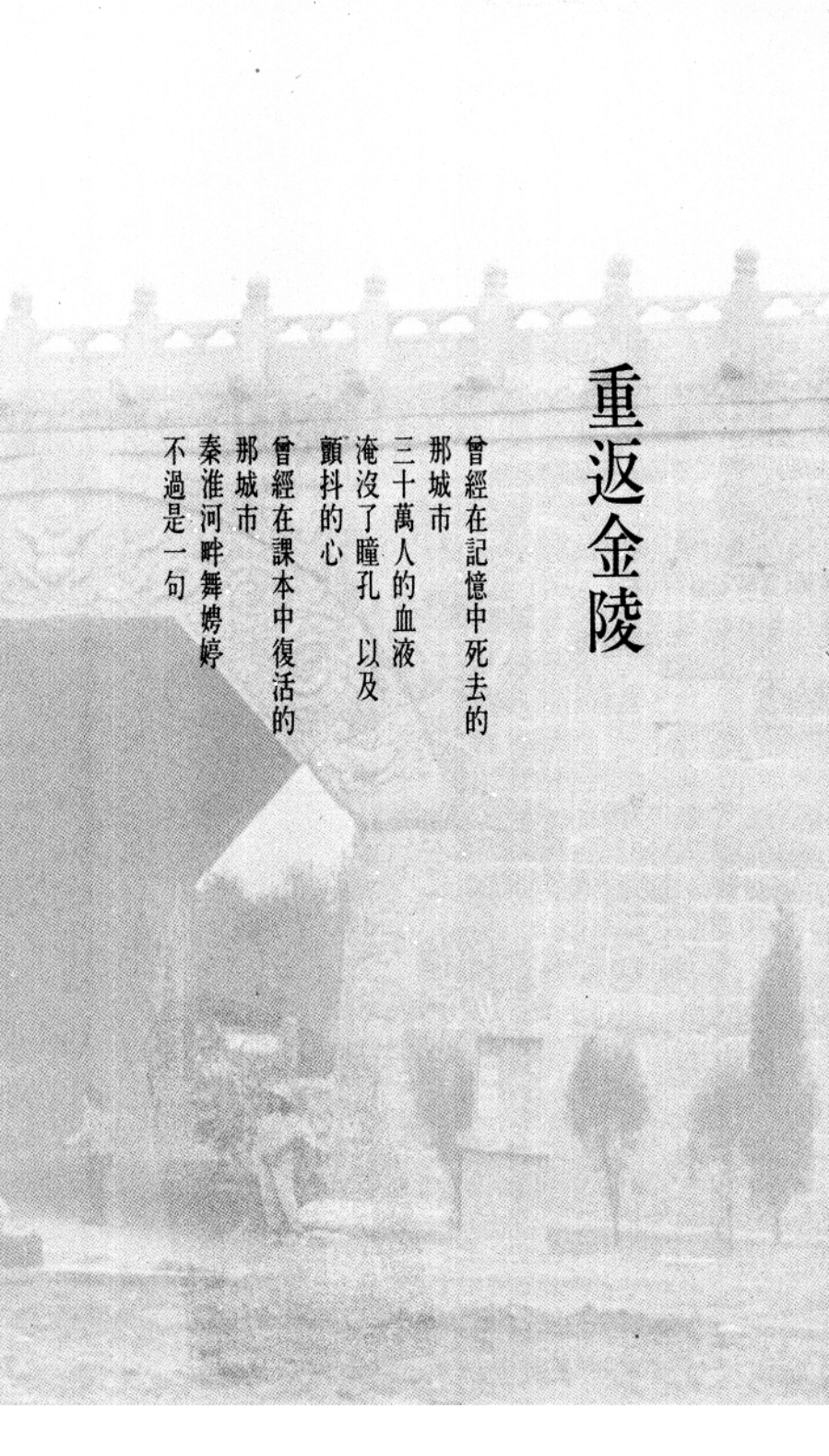
秋斯 ● 長江 / 143

葛吟抬起一双迷離的眼睛望著他，他忍不住俯下頭輕吻了她，很輕、很輕……

冬歛 ● 上海 / 164

得月樓柔黃路燈，安謐了閨中取靜的庭園幽美，姚琪在前，他隨後跟著……

夜航・金陵



重返金陵

曾經在記憶中死去的
那城市

三十萬人的血液

淹沒了瞳孔 以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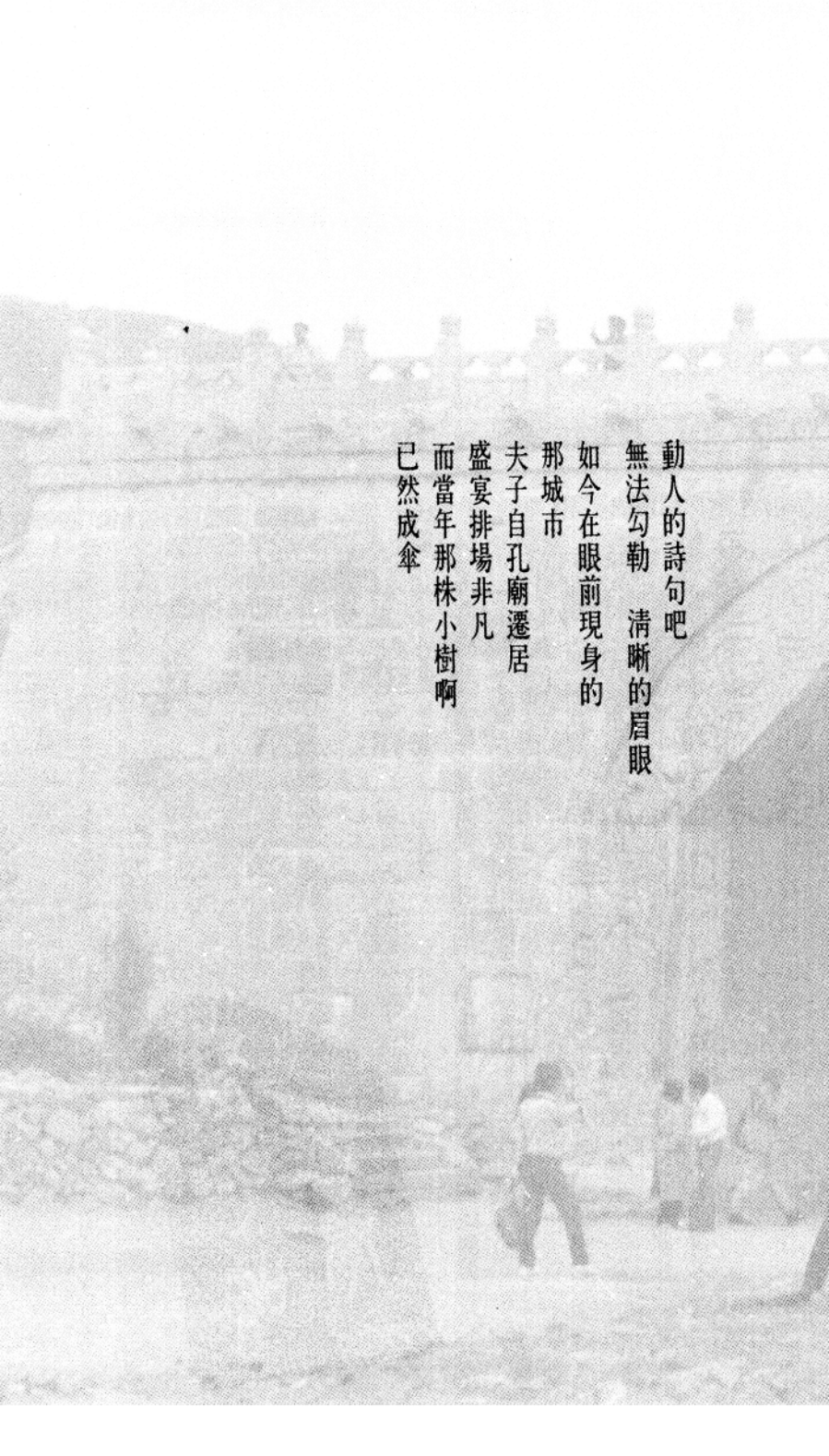
顫抖的心

曾經在課本中復活的

那城市

秦淮河畔舞娉婷

不過是一句



動人的詩句吧
無法勾勒 清晰的眉眼
如今在眼前現身的
那城市
夫子自孔廟遷居
盛宴排場非凡
而當年那株小樹啊
已然成傘

夜色中，江水是墨藍的，偶而月華傾瀉蛋黃，在水波盪漾中泛出湛湛的驚喜。

寧靜，只是寧靜。人聲在遠處隱隱噪嚷，鳥啼片片斷斷，船浪單調，是令人想睡又覺可惜的安謐。

書仍然這一頁，思維卻被憶往追回，悄悄置於洶湧的心海，澎湃那百年的孤寂！望及遠近的漆黑，水光似隨時能吞噬生命的詭雷陣，江輪乖巧地航向指定目標。

明晨，江輪就到達上海，他即將離開大陸了。二十八天的尋愛之旅，來自海峽彼岸的愛苗，在故國的溫室裏發芽、生長、開花、凋萎，一切短暫的歡笑皆是漫漫憂傷的始作俑者。人生的無奈是明知最後結局卻仍存一線生機的意淫，他雖順著愛流一路暢行而至，但明後天的愛情擂臺，奪標者鐵定是政治禁忌者。

昨夜在床上反覆至凌晨才疲倦入睡，清早被叫醒，一股苟安的心理使他賴床片刻，「算了，不要去了！」這種心態寫盡了他的個性——不容易去喜歡新的事物，但又容易憶起舊的牽絆……

坐在往成田空港的巴士裏，東京的陽光正如日本國旗，燒沸了他清早冰冷的意志，到達空港外圍，戒備森嚴的鎮暴警察正荷槍把關著，世上不如意的事真多啊！如此完善的機場，又是國家的體面，但附近千葉的農民卻仍按時前來抗議滋擾著。

唐吉訶德之受世人崇拜，是他總做出許多人想做又不敢做的率真行為，而這就是他近二、三個月來的心情。

來到東京散心，是住在弟弟的留學生宿舍，弟弟白天上課，晚上忙著打工，他總等著弟弟下班後相偕去吃碗拉麵，回來一睡天下無難事。

弟弟每世故地勸他：

「值得嗎？錢畢竟是生活必需品呀！」

他也曾捫心問自己：這樣值得嗎？

在妻子貴美的家族公司上班，就他而言，儘管優渥安穩，卻是不得已的，心中總覺不得志，所以這次他想順著自己的意思去做。這幾天，他獨自閒逛東京市區。坐電車是最省錢，最接近人生百態，也最

具挑戰性的逛法。有時，他仍貪逸地搭坐計程車，心中卻忐忑起來，彷彿人生道路上只能錦衣夜行，求得榮華富貴卻只能鬼祟孤獨行，計程車到達目的地，只有冷冷數目字恰似人世的炎涼。

他也曾慕名至原宿年輕一下，驚訝地！二年前所見的卡拉OK的獨唱老人，仍頭綁必勝白巾，肩帶擁護天皇血書，陷於最前衛表演的重圍中，執意唱那古典的沒落。

久久，他才抑住內心的激動：老人為理想衝殺了幾年，只不過仍在原地踏步；而他，才拿掉面具，新生之路踟躕！驀然有股奇妙的想法翻滾在他的心野，像天上的雲朵，飄東飛西，或塑雄獅，或造帆船。雲呀雲，也許有太多人忘掉這份望雲的雅興，也許有那天，當我們躺在草原仰望，才猛然發覺自己的無知，原來雲朵永遠承情著我們時常淡忘的偉大胸懷。

一張典型的中國臉，隔絕天險，三年來那倩影宛如雲朵一般，不時浮現在他腦海中，如今活生生地又重現他眼前，使他全心全意回想起來。

三年前，東京大都會館展出中國的秦陵兵馬俑，他帶著歷史的血脈，去印證教科書上的真偽。館內參觀者蠕動的長龍，圍繞這二千多年前秦匠精湛的工藝，不斷發出驚嘆。俑兵依真人的比例塑成，個個